古人夏天斗蚊趣话

□ 淮北 李令飞

夏夜，睡意正酣时，恶蚊如响箭袭来，在耳边“嗡嗡絮语”，若是任它猖狂，一觉醒来，可能腿上胳膊上都被蚊子们大方地发了“红包”了，接下来的一天恐怕都在奇痒钻心中度过。

清道光年间，浙江名士单斗南写了首《咏蚊》诗，“性命博膏血，人间尔最愚，嚼肤凭利喙，反掌陨微躯。”蚊子岂是人的对手？一巴掌就能要了蚊子的性命。但一巴掌下去，往往是“误愤自批颊，怅望空徘徊”(袁枚诗句)。为了驱蚊灭蚊百招齐出，近日一则灭蚊新招式在网络上引起关注，来自瑞典和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人员提出一个驱赶蚊子的新方法：床头放只鸡，或伪装成一只鸡。这群科学家猜测，蚊子具有极强的嗅觉，鸡的身上也许有什么气味让蚊子避开它们。想想那画面，简直不忍直视。为了灭蚊，现代人已经脑洞大开到要拿鸡当武器了。下面，我们不妨来看下，在科技落后的古代，没有蚊香、驱蚊液、驱蚊灯的古人是如何驱蚊的吧。

在古代，一到夏天，不论平民贵族皆受蚊子肆虐之苦。在古代诗词中经常称蚊子为“白鸟”，虽然名字好了一些，但仍不改其可恶的本质。春秋时期，身为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跟这小小的“白鸟”还有一个故事。齐桓公一次对管仲说，“吾国富民殷，无余忧矣。一物失所，寡人犹为之悒悒，今白鸟营营，饥而未饱，寡人忧之。”大致意思是，齐桓公想要表现自己对国家大小事务都很关心，连小小的蚊子受饿了也不忍心。说完这话，齐桓公就大方打开“翠纱之帱”，放蚊子进来。这里的“翠纱之帱”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蚊帐了。清代袁枚也被这吸血小虫逼躲进了碧纱巾厨，还作了一首《碧纱巾厨避蚊诗》。唐元稹诗云：“蚊幌香汗湿轻纱，高卷蚊巾厨独卧斜。”可见，蚊帐确实是古代重要的避蚊措施，在文章诗词中的“蚊巾厨”、“蚊幌”、“蚊帱”、“蚊帐”、“帐幔”等称呼都是指的蚊帐。

至于平民百姓，多用葛、布等帐子，而穷困者则无力置备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黄昌夏多蚊，贫无帱，佣债为作帱”。意思是：此地蚊子实在太猖獗了，就算是借钱也得先扯上个蚊帐再说；又记当地人因缺少帐子，古代孝子吴猛展勤以身饲蚊，为使父母免受蚊虫叮咬，卧在床下诱蚊叮咬自己，有了蚊帐，才足以使卧者高枕无忧。

可总不能一直待在蚊帐里，草丛池塘都是蚊虫的聚集地。这时候香囊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。挂香囊是古人的生活习惯之一，我国民间自古就有“戴个香草袋，不怕五虫害”的说法。许多香囊中的药材也具有驱蚊的功效，比如藿香、薄荷、八角、茴香等，这让蚊子几米之外就闪得远远的。香囊香包，比起现在的驱蚊片，更加环保低碳，不用担心化学成分的低毒性，还能醒脑明目，让人倍感舒适，驱除蚊蝇之外，也成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饰品，男女之间更有以香囊为定情信物一说。

每到端午，有些小贩将艾叶塞进精美布袋中，制作成香囊沿街叫卖。这些香囊也有很好的驱蚊的作用。香囊虽好，但孕妇忌用，对本方中药过敏者禁用。另外，香囊的香气一般维持一个月，一旦香味没有了，驱蚊效果就消失了，此时需要换新的香囊。

燃烧艾草驱蚊在民间很常用。古人有“燃火绳”法，即把蒿草、艾草编织成草绳湿润后点燃，发出的浓烟可以驱蚊。时至今日，老北京胡同里上了年纪的大爷们仍会取艾草扭成胳膊粗细的大麻绳，等到傍晚蚊虫四起时，几个大爷坐在老院子门口纳凉，话着家常，艾草绳燃起的袅袅烟气，把几个大爷衬托得像是八仙过海里的“铁拐李”和“曹国舅”在谈论着什么人间趣事。端午时节，家有幼儿的，还会用艾草烧制成洗澡水，沐浴之后，这些吸血小虫便近不了身了。

虽然有着那么多驱蚊方法，但最受古人推崇的还是用蚊子的天敌对付它们，正所谓“一物降一物”。为了防止蚊子侵害，古人通常会在家里养一些防蚊的植物，常见的有驱蚊草、食虫草、藿香、紫罗兰、熏衣草、天竺葵等，这些花草不仅能驱蚊，还可以净化空气。后经科学家们证实，这些驱蚊植物生长期中会通过叶片、花等组织或器官散发出一些气味或者特殊化学物质，对人体无害，但能驱赶靠近自己的昆虫，所以可以用来达到驱蚊的目的。

还有一些捕虫类的食虫植物，比如猪笼草和食虫草，这种植物会先把蚊虫吸引过来，然后黏住它们，慢慢消化蚊虫尸体作为生长营养，可以说是天生的捕蚊高手。

古人还发明了一种“生物灭蚊器”，用一个盛着水和石头的大缸，在缸里养一些青蛙，蚊子喜欢阴凉，一飞进缸里就成了青蛙的口中餐。但真不知道这种灭蚊的方法效果如何，现代网民对这种灭蚊方法的效果并不认同。

目前发现的吸蚊灯有铜的、锡的、玻璃的、陶瓷的，但锡制的较多。由于吸蚊灯南方多于北方，使用者都是旺门贵族，非一般百姓用品，所以流传于世的并不多。

萤火虫，暖暖的记忆

□ 重庆 何龙飞

小时候，一到夏夜，便见田边地角、庄稼上、山林边等处闪烁着点点“亮光”，分外引人注目。这是什么呢？我问父亲。父亲介绍：“儿啊，这就是萤火虫，又名夜光、流萤等，是一种小型甲虫，因其尾部能发出荧光而得名……”渐渐地，我对萤火虫有了初步的了解，不再那么大惊小怪了。“要看就看个够吧，不然会神秘兮兮的。”这时，父亲读懂了我，这样提议。有父亲陪着看萤火虫，既壮了胆，解决了安全问题，又能看得更加真切，何乐而不为呢！我拽着父亲的衣角，跟他去近距离观赏萤火虫。

只见萤火虫在黑夜中闪烁着“荧光”，就像一盏盏灯，照亮田野，带来生气与活力。它们忽而停在树叶、草、枝干等处休憩，以养精蓄锐，厚积薄发；忽而展翅飞翔，舞成优美的弧线；忽而落到地上、草丛，恣意穿行，洒脱自如。不管哪种形态，它们都亮着“灯”，一闪一闪的，可爱极了。啊！我揉了揉眼睛后，终于忍不住，情不自禁地大叫了起来。可在旁边的父亲立即制止我：莫大声说话，要不然，会惊扰萤火虫的。父亲见多识广，说的在理，我岂能不听，马上降低音调，继续与父亲观察萤火虫。看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才打道回府。当我把所见所闻说给母亲听时，母亲会意地笑了，夸赞我的懂事，希望我做个有心人。父亲接过了话茬，对萤火虫进行了点评，照样希望我像萤火虫一样“会发光”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。

第二晚，我和父亲又去田野看萤火虫。不过，这次，我多了个心眼，事先备了一个小玻璃瓶。目睹萤火虫的亮光后，我心动了，手痒痒了，想去捉萤火虫。但碍于父亲在一边监督，就不便伸手。父亲很快洞察了我的心思。“喜欢捉，就捉吧！”岂料，父亲如此理解我，允许我捉萤火虫来玩。就这样，我寻着亮光，把一只只草丛中的萤火虫捉进了玻璃瓶，再盖上瓶盖，让萤火虫无处可逃了。那些萤火虫在瓶里奋力地爬来爬去，多么渴望爬出去获得自由。我只顾欣赏萤火虫亮光的美与爬行的雅，哪管萤火虫的感受。也许是良心发现吧，父亲动了恻隐之心，叫停了我的瓶装萤火虫之举，并催我赶快开盖放飞萤火虫。迫于父亲的威严，想想父亲的话不无道理，我照办不误，让萤火虫们爬出玻璃瓶，或飞舞成夏夜不俗的景致，或掉到地上，钻进草丛里，自由自在地发光，靓丽草们的绿衣裳，亮堂我们的双眸，那才叫美呢！回家后，我把这些经历和感受写进日记里，少了遗憾，多了坦然，就连当晚的梦都做得踏实而美妙。

上学期间，读到李白、杜牧、虞世南、萧绎等诗人写的萤火虫诗句，不但反复朗诵，还深刻领会其意，对萤火虫的景仰与日俱增；获悉同伴或同学在夏夜捉弄萤火虫，我就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，制止其不妥行为。虽然他们会噘嘴，但见我的真诚、认真样，就慢慢地支持、配合了；在萤火虫迸发的亮光精神激励下，我苦读寒窗，走出大山，出人头地，成了一只光亮的“萤火虫”，令人啧啧赞叹；有了照相机后，我会趁着夜色，去给萤火虫们拍照，定格成永恒的纪念；有了创作冲动，我就邀上文朋诗友，观察、研究、探讨萤火虫后，来个顺口溜比赛，形成爱护、歌颂萤火虫的浓烈氛围；偶然间，发现萤火虫“牺牲”后，我总会感伤一番，把它葬在了草丛下的泥土里，可谓入土为安；成家后，妻女也对萤火虫好奇了。我岂会错过这等好机会，不厌其烦地宣讲萤火虫，鼓动她俩与我一样，做个地道的“萤火虫爱好者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妻女受到感染，加盟到看、赏、爱、咏萤火虫的行列中。为此，我倍感欣慰：萤火虫是夏夜的精灵，是我们喜爱的尤物，不仅父母和我钟情，而且妻女也青睐，真是薪火相传、后继有人；在外出差、学习、开会时，有人谈起萤火虫的话题后，我的乡愁就会升腾，温暖的情愫油然而生。

到城里居住后，我再没见过萤火虫了。听父亲在电话里说近些年萤火虫比先前少了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惆怅伤感之余，倍加怀念儿时萤火虫飞舞、亮堂、乐在其中且饱含父母之爱的岁月。于是，萤火虫的记忆，总是暖暖的。

湖滨一日游

□ 合肥 莫欣

我和超伦、进军三个年逾七十的老同学凑在一起，回忆起上初中那会儿到巢湖边劳动的往事。那是1961年深秋，由班主任娄老师和历史课储老师带领，在黄麓公社跃进大队庙后生产队帮助抢收山芋、摘棉花，前后有半个多月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村子还在吗？

从网上查，黄麓镇下果然还有跃进村的地名，至于庙后，太小了，网上没显示出来，于是越发想去旧地重游一番。五月的天气，忽阴忽晴，28号大清早出发。从省城包河高架下来，沿着环湖大道一路向东，右边的湖上白帆点点，打开车窗，湿润的湖风吹过来，舒畅极了。不料，过了长临河，驶上长黄路(长临河——黄麓)后，就开始飘起小雨来。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游兴，我们在车内共同回忆起当年出发的情景：中午各人背着被包和日用品到合肥七中校园集中，整队步行到火车站，下午就坐在广场上等着，直到晚上8点多才乘上车，都是十几岁的孩子，兴奋异常，不觉疲累。火车到炯炀河站时已9点多了。30多个人的队伍在夜色茫茫中沿着公路前行，发出整齐的沙沙声。先到了跃进大队队部，然后再由大队干部带着，送到不太远的一个湖畔村庄——庙后生产队。第二天清晨起来后才发现，紧靠湖畔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庙，村庄在其后，故称庙后生产队。三人集体回忆到这里时，车已抵达黄麓镇了，即当年的公社所在地，看看时间，从出发算起，才一个小时左右。再往前开了10多分钟，在老乡的指点下，找到了掩映在一片绿树丛中的庙后村。

村子周围有许多葡萄园，枝上一串串的都包上了纸袋。我们直接沿着柏油小路把车开进了村停下，就又迫不及待穿村而过来到巢湖边。村里的小路直抵湖边的景观大道，再往湖边走过去，是环湖步行道和彩色的自行车赛道。根据记忆，我们寻找村前湖畔的庙，已不见踪影，听说是在“文革”中被拆毁的。旁边有一条小河流向湖里，桥头上标注着“白鹭河桥”。湖边近处芦苇丛丛，远处烟波浩渺。三人想起，那时候常常傍晚结伴跑到湖边上来遥望，能看到湖对面隐隐的灯光，听说那里就是巢县城。转头回到村里，想寻找当年我们男生集体打地铺的房子。进军回忆，睡梦中醒来能听到湖水拍岸的声音，应该靠近村子的南头，如今还在吗？

去问老乡，一个50来岁的大嫂，带我们找了几个80岁左右的老人，超伦向他们详细描述当年我们在村子里生活、劳动的场景，但老人都茫然不知，只有一个78岁的矮小老汉说依稀记得一帮学生曾在村子里住过，帮助秋收，但具体情况已模糊。回程经过黄麓镇，当年只有一条老街，现在有好几条街道，商铺鳞次栉比，原来的那条老街正在恢复，重新铺上青石板，改造成旅游景点。从黄麓往长临河回去的路上，两个黄师高职的女学生搭我们的便车回校，姑娘们美丽、清新，超伦禁不住说，当年我们来此劳动比你们还要小两岁呢。两个姑娘看着三个叙说往事的老大爷笑出声来。